



# 边界与无疆

□曹文轩

首先,我谈谈我创作中的变与不变的问题。我的所有作品,无论从外表看上去有多大的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讲,都是建立在我所体悟到的那些基本面之上的。文学要不要变法?当然要,但它的变法应该是在基本面之上的变法。任何一种被命名的事物,都有它的基本性质,我们只能在承认它的基本性质之后,才能谈变。我常喜欢拿普通事物来喻理。比如,我说椅子:什么叫椅子呢——也就是说,椅子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呢?定义是:一种可供我们安放身体的物体叫椅子。这就是“椅子性”。如果这个物体不具有这个功能,那么它也就不是椅子了。事实上,椅子也一直在变法,我们能说的清楚,这个世界上共有多少种椅子吗?四条腿的、三条腿的、两条腿的、一条腿的、没有腿的……还有,古今中外有多少种材质,又有多少种风格的椅子呢?但“变”的不是性质——椅子再变,也不能变成剑,一把剑,也是不能当椅子的。不信,你坐上去试试!

既是文学,就有文学性。基于这样一个朴素的理解,我在变法。在写了《草房子》《青铜葵花》之类的作品之后,我写了幻想类作品《大王书》,和之前我的作品相比,这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真的很不一样。从前,我写的大多是烟村茅屋、小桥流水、细树矮篱式作品,有点温婉,有点小调子。但《大王书》看上去颇有点气势,荒漠大川,天上地下,场面宏大,情节跌宕,是一种浪漫性的叙述。但就追求美感、倾向悲悯、着重人物、喜欢风景、留心细节等方面,我还是觉得它们都是我

的文字,是在同一个美学平台上的把戏。这两年,我新创作了四部小规模长篇《穿堂风》《蝙蝠香》《蛭王》《疯狗浪》。与从前的作品也不太一样,甚至可以说很不一样。事实上,我在写任何一部作品时,都有顽强的突破和革新的欲望。我对文学的理解和界定显然是非主流的,也不是流行的。几十年来,我对文学的“伺候”,一直是按我的文学理路来进行的。我自认为我对文学的感受,是有文学史背景的,它们来自于我对经典作品的体悟。我坚持认为文学是有基本面的,这个基本面从有文学的那一天开始就存在了,它是文学的天道。我更相信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文学家们对文学的理解。后来世道变了,变得有点凶,有点古怪,“逆反”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深刻的标志,凡已有的一切都是一定要颠覆的。如同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所说的那样,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那些已经死去的欧洲白色男性统治退场。因为这些男性代表了从前的文学史,他们是西方文学的道统。文学的标准被人人为地、强制性地改变了。

我经常在问一个问题:如果将那两个日本人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生活的时代颠倒一下,让大江去川端时代写大江式作品,让川端降到大江时代写川端式作品,这两个日本人还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我想,这个问题,傻子都知道答案。那么,现在的文学依了新的标准,到底是合理的呢?还是不合理呢?回答这个问题会困难,但我们可以采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发问:那些彻底驱逐了审美价值的作品,

那些极度夸张了人性之恶而将人性之善完全否定了的作品,那些阴森森的、只有无边无际绝望的作品,如果没有它们,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更好一些呢?其实,我所持有的并不是什么文学的理想,而只是坚持文学的原旨罢了。我只想我的文字能让人对人性多少有点信心,对生活多少有点希望,对灵魂多少有点触动,我不想让我的文字火上浇油、落井下石、釜底抽薪、心里添堵。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能让人过得更美好、更像人,你即使说到天上、说出花来,我也不能接受你那深刻的一套。

谈到儿童文学乃至成人文学,我说我们的文学面临着“古典性的缺失”。“古典性”怎么理解?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文学与其他东西不一样,我们不可以将它置入进化论的范畴来讨论。文学艺术没有经历一个昨天的比前天的好,而今天的又比昨天的好的过程。文学的标准就在那儿,在《诗经》里,在《楚辞》里,在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里,在《红楼梦》里,在鲁迅、沈从文的作品里,当然也在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里,千年暗河,清流潺潺,一脉相承。如果将文学置入进化论的范畴里,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见解:今天的一个英国剧作家写的作品必须要比莎士比亚写得更好——莎士比亚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就将作品写得那么好了,一个今天的英国剧作家,生活在多少年以后的现代,难道还不应该比莎士比亚写得更好吗?若没有莎士比亚写得好,你还写它干什么?你该干其他事情去了,扫马路去,或者送快递去。可是,文学史

所显示出来的是这样的景观吗?不是一峰更比一峰高,而是一座一座同样的高峰矗立在不同的时空里。当世界万物都在受进化法则的制约时,唯独文学是不在进化论范畴之中的,这就是文学的奇妙之处。古典没有因为今天而矮出我们的视野,而且我们还看到,文学的今天与文学的昨天是连接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开的,一旦分开,下游的河床就会干涸,五谷歉收,饥荒就来了。我们没有感到饥荒的临近吗?

古典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大概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庄严”,大概算是一项吧?即使《西游记》《堂吉珂德》,谐谑之下也还是庄严。当下文学是在快乐至上的语境中进行的,是反庄严的,谁庄严谁就是假正经、伪君子。文化的痞子性、无赖性、没正经,已渐趋浓。还有,就是它的“雅致”。小说虽然出自市井,但传统小说的主要倾向还是趋雅的。“雅”是古典的最为丰厚的遗产,但当代文学将这笔遗产放弃了。再一项就是它的“意境”——我说的是中国的古典。我总觉得,中国古典的一个个美学范畴,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意境”与西方确定的那个“深刻”,似乎还不太一样,是两个不同的境界。

我坚持文学是有基本面的。文学有文学的边界,就像权力有权力的边界,国家有国家的边界。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数百年、数千年的战争,差不多都与边界有关。古罗马有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就是测量土地,确定边界。我们都还记得卡夫卡的《城堡》里的那个土地测量员。他在测量城堡的边界、村庄的边界。“土地测

我更相信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文学家们对文学的理解。后来世道变了,变得有点凶,有点古怪,“逆反”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深刻的标志,凡已有的一切都是一定要颠覆的。

谈到儿童文学乃至成人文学,我说我们的文学面临着“古典性的缺失”。

文学有文学的边界,就像权力有权力的边界,国家有国家的边界。我将会永远提醒自己:要时刻明确文学的边界。也就是说要知道什么属于文学什么不属于文学。守住边界,才能使你走向世界。这就是至高无上的辩证法。

量员”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一样,既是文学就必有文学性——恒定的品质。我将会永远提醒自己:要时刻明确文学的边界。也就是说要知道什么属于文学什么不属于文学。守住边界,才能使你走向世界。这就是至高无上的辩证法。

## ■动态

### 穿过光阴的风和雨 张之路《金雨滴》新书在京发布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联合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穿过光阴的风和雨——张之路《金雨滴》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李东华亮相活动现场,与北京二中分校的师生们分享成长路上的风和雨。《金雨滴》是张之路的一部原创力作。作品由一辆自行车引出一段少年往事,从而道出了一个关于友情、感恩与自我救赎的故事。张之路以犀利而精准的笔触,描写当下的社会、人心,鲜活而极具典型性。在这部幻想小说中,主人公老张与自己的

少年、青年以及中年时光劈面相遇,故事包含了对人性中复杂一面的思考,延续了张之路作品理性严谨的风格。

在《金雨滴》的故事里,张之路书写了自己对自行车的怀念,这其实也是在写人生中的悲欢离合、坎坷起伏。作品以主人公老张为自己的凤凰自行车做告别仪式开篇,这个对旧时光与旧事物都充满情怀的情节也真实发生在张之路身上。“我的自行车跟了我很多年,它和我之间也发生了许多故事。见到自行车,我就会想起过往的人和事,这是一种怀旧,也是一种感恩。随着岁月变化,自行车看似淡出了我

们的生活,但是在我心里它是不能被忘记的‘老朋友’”,张之路说道。

无论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复杂性和丰富性都是作品的魅力所在。活动中,张之路认为:“我们的生活本就充满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在我的这部作品里,‘救赎’始终是一个很沉重的但却非常重要的主题。人的一生要活得有意义,要活的像一个人,要有尊严,同时还要给别人尊严。当你伤害了别人,你感到不愉快,或者陷入深深的自责,这个时候也许是你人生最值得尊敬的一刻。”

(天闻)

## ■短评

### 这是谁的岛屿

——读《大个子叔叔的野兽岛》 □吴正阳

茫茫大海中一座岛屿,犹如浩瀚宇宙中一颗蓝色的星球,在日复一日的潮涨潮落中静寂生长着。突然有一天,一个人类——大个子叔叔登上了这座岛屿,他要把这座岛屿变成花岛、果岛和米岛——他要征服这座岛屿,把这座岛屿变成“大个子叔叔”的岛屿。

如何向一个孩子传递“自然”的意识,如何让孩子懂得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并不是个容易的课题。但作者白冰为孩子找到了一个能够轻松进入的入口——他准备以童话的方式,向孩子们言说一个古老的信念。

自从人类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就从未停止过对自然的开垦。这无可厚非,人类需要生存,需要食物。但人类的先祖懂得,我们民族的古人更是懂得,人类的命运与自然息息相关,他们在向自然索取食物、创造必要生存条件的同时,也无比敬畏、感恩着自然。他们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一份子,追求与自然的融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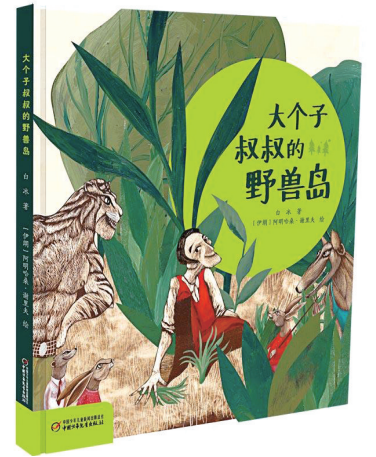
人类的智识在自然的滋养中迅速发展,他们创造出了光彩夺目的现代文明,然而,文明的人类却在重重的物质和欲望中遗忘了最初的朴素愿望,他们变得势利、贪婪,他们开始了对自然的征伐。童话一开编,大个子叔叔就以一种十分现代的方式——商品买卖的方式,买下了这座茫茫大海中的岛屿。岛屿既然成为商品,它就要面临作为商品的命运——盈利。这也是为什么大个子叔叔一开始就不满足于在岛屿上只

种上一小块地的鲜花、一小块地的水果,一小块地的水稻和蔬菜,而是要把整座岛屿都变成花岛、果岛和米岛。

但显然,单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而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便捷之处就在于,大个子叔叔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往岛上运来一艘又一艘的兔子、黄鼠狼、大灰狼、老虎,他试图依靠它们迅速实现对岛屿的占有。童话是以象征的方式说话的,因而,这些被人类船只运送过来的兔子、黄鼠狼、大灰狼、老虎,与其说是自然界的动物,不如说是人类为征服自然而生产出来的不断升级的现代工具,或者更可以说是,人类在面对自然时不断膨胀的欲望。

绘画者阿明哈桑·谢里夫显然捕捉到了这层微妙的意思,他让每只动物都穿上了现代文明人的衣服,让每只动物都带上了人类的神情举止。贪婪、势利、狡黠、无耻、凶残,这不就是现代“文明”人类在面对自然时时暴露的阴暗面吗?不管是大个子叔叔,还是那些“动物”,他们都想想要把这座自然的岛屿占为己有,以供自己享用。

现代“文明”的无限制、无理性发展无疑会反过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存在;不断被激发出来的难以填满的欲望终有一天也会反过来吞噬人类自己。当大个子叔叔最终迎来“百兽之王”老虎时,他也就迎来了他的生命逃亡之路——老虎们在吃尽岛上的一切后,也要吃掉他。大个子叔叔抛弃越野车,登上快



艇逃离了岛屿,这座茫茫大海中的岛屿,变成了一座野兽岛。但我们可以想见,过不了多久,那些“野兽们”也将在互相“残杀”中消失殆尽。童话的结尾告诉我们,人类在毁掉自然的同时,最终将会被驱逐出自然,进而也毁掉了自己。

阅读图画书的一个很大乐趣是,我们可以在一本图画书中读到三个故事:作者创作的故事,绘画者描摹的故事,作者和绘画者通力合作完成的故事。而这本《大个子叔叔的野兽岛》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和绘画者来自两个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他们的跨国合作,最终却打造出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故事。他们在为儿童带来阅读乐趣的同时,也积极引导着他们展开对人与自然的思索。

插图欣赏

《驯鹿的孩子》插图,彭懿 摄影  
接力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儿童文学评论  
·第四三〇期·

广告

青年作家  
YOUNG WRITERS  
新青年 新文学 新阅读  
主编:梁平  
2018年第4期总第480期  
目录  
中国经典作家访谈录  
“你踩住我的手了!”  
……吕新 蒋殊  
长篇小说  
我为什么要呼救……李西闽  
小说观:好小说都和心灵有关  
……李西闽  
锐小说  
沼泽地……黄梵  
实验场  
黑丰实验小说三题……黑丰  
新力量  
一个名叫吹风机的吹风机  
……青谔安

煦耳传·另一个自己  
……陆煦耳  
散文坊  
让心脏秘密地撞响身体  
……汗漫  
外一首  
陈惠芳 冷吟 刘浪  
王登学 里拉  
新批评  
非虚构写作的“故事”  
……梁鸿  
“非虚构”与另一个乡土中国  
……张莉  
订购方式  
1.邮局订购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邮政代号:62-130  
2.汇款订购  
汇款地址:成都市金家坝街  
7号文联大楼6楼(610015)  
收款人:青年作家杂志社  
RMB 15.00  
全年:180(含运费)

推荐  
路东的诗……路东/诗 傅元峰/荐  
海马的诗……海马/诗 傅元峰/荐  
果尔默的诗……果尔默/诗 顾炼军/荐  
诗潮  
魔头贝贝的诗……魔头贝贝  
卧龙岗……梁晓明  
悬空的佩刀(组诗)……张远伦  
孜孜于道是一种偏执吗(组诗)  
……泉子  
周瓚的诗……周瓚  
新星座  
陈翔的诗 田凌云的诗  
90后的感受力:我在黑暗中依然  
故我……周明全  
诗人研究 诗意栖居与精神困境——评李少君  
的诗……叶橐  
江苏青年实力诗人作品小辑(二)  
刘畅 臧巴 思不群 梁雪波 苏野  
曹利民 刘蕴慧 叶梓 张羊羊 麦阔  
地址:南京市梦都大街50号扬子江诗刊社。邮编:  
210019。电话:025-86486051。国内总发行:南京市邮政  
局。订阅:1.全国各地邮局(所),邮发代号:28-270;2.直  
接汇款至杂志社邮购(全年54.00元)。单月5日出版。国际  
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542X。国内统一连续出  
版物号:CN 32-1787/I。定价:9.00元。

扬子江诗刊  
2018年  
第三期要目

小说界  
明亮的余生(中篇小说)……王棵  
天地玄黄(中篇小说)……柳岸  
梦见河(中篇小说)……光盘  
南有乔水(中篇小说)……林淑观  
老跃子的风水宝地(中篇小说)  
……周才彬  
问学之路(中篇小说)……关心  
文情关注 革命、知识分子、资本与精神  
孤独症……王春林  
短篇小说  
“残酷美学”:小说家的道德考量  
……张学昕  
当代文学中的“潜叙事”  
“江湖恩仇”叙事:古老原型与当代蝶变……张清华等  
二十世纪  
陈学昭与波伏娃之间的女性话题及其他……杨建民  
散文随笔  
平山老杨  
匈奴王与蒙古马……尧山壁  
诗人、疯子与鸟鸣……王川  
黄尾记……舒寒冰  
大型文学期刊  
二〇一八年第三期目录

品位纯正的文学 气质新潮的文学 性情温暖的文学  
新名家 脸谱癖(短篇小说)……武歆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崔健  
深小说·江西小说四人行  
琉璃樽(中篇小说)……温燕霞  
上世纪的月季(中篇小说)  
……江华明  
琼花辞(短篇小说)……白勺  
我以为你知道(短篇小说)  
……田宁  
编辑者说:关于小说,无可隐讳  
的事实……朱传辉  
潮散文 我的私人词典……陆春祥  
巷里婆婆唤妹妹……陈炜  
后会难期……杨建英  
一个农民的葬礼……王继亮  
正月天……帅美华  
香樟诗会 潇潇新作选……潇潇  
朝向山顶的风(组诗)……北乔  
致辛弃疾……黄建新  
伍晓芳 孙小娟  
文字秀 换肾记……李琼  
霉豆腐……黄存平  
文学圈 “文学摆渡人”崔道怡……张守仁  
主编:范晓波  
二〇一八年  
第三期  
总第六百六十二期  
目录

每逢单月1日出版。主管、主办:江西省文联。地址:330046  
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371号。电子信箱:zh371@163.com。  
电话:0791-86263230。定价:8.00元。邮发代号:44-13。